



東北戲劇叢書

姻女婚女

(話劇)

劉一華等著

通俗文藝出版社出版
新華書店東北總分店發行



話 劇

婚 姻

劉 一 華 等 著



新
子
沙
社
通俗文藝出版社

PDG

目次

報名(獨幕話劇)

..... 鄭毅(一)

婚姻(獨幕話劇)

..... 劉一華(一九)

報 名

(獨幕話劇)

鄭 毅

時間：一九五二年秋。

地點：黑龍江省某農村。

人物：

劉國富——五十歲，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生產組長。(簡稱劉)

劉大娘——四十七歲，村接生站長，劉之妻。(簡稱娘)

文教委員——二十九歲。(簡稱文)

鳳琴——劉之女，十四歲，五年級學生，少年兒童隊員，圍紅領巾。(簡稱琴)

村長——四十五歲。(簡稱村)

佈景：黃昏。晴空中有幾朵白雲，被落日的紅霞照耀的呈現出燦爛的金光。舞台右角是一座新蓋過的草房，門窗向着正面(觀眾)，房簷下掛着紅紅綠綠的辣椒和乾菜。房的右邊和後面，都被綠蔭的榆樹包圍着。這一切都被落日的餘輝映得分外新鮮、好看。

幕啓：靜場。只聽見遠處脫穀機轟轟地響聲。少許，劉大娘和文教委員從屋中走出。

娘：（邊走邊說）你就是一口咬定了五十名，五十名——不管怎麼說，我的名寫上了就不能再抹下去。他要報名，人不够，你就給他寫上，人數够了就拉倒。你這個文教委員不想法給解決，找我有什麼用！

文：我的好嬌子，我不是說過了嗎！上級的指示：咱們這是試點班，經驗還不多，學生收太多了怕影響教學，頭一班要辦不好，各方面都受損失。所以就指定五十名。我能隨便不按上級的指示辦嗎？

娘：別人報不上名，偏往下擠我幹啥？咋就看我無能呢！

文：哎！這話不是說遠了嗎！可是，我咋不找別人去呢，你們不是老夫妻嘛！

娘：這可不管夫妻不夫妻，誰不學習誰就不認字兒，各人有各人的工作，誰也代替不了誰。

文：真，真不好辦，他早不回來晚不回來，偏今個回來；早沒說過也好辦，頭些日子還和我說過，今天早晨回來，聽說開始報名了，他又找我去了。

娘：你到底和他咋說的，他知道我報名不？

文：就那麼說的唄！我說人數差一名就滿了，我大嬌和你，這一期就能報上一名，你們商量吧：娘：你真會辦事兒，看，辦的多週到，你們簡直是欺負我！話又說回來了，你知道我擔負多大

的責任哪！（自語地）媽媽、孩子、出生入死的，往後……唉！我心裏想的事，你一點也不知道，我多着急呀！

文：我咋不知道，你老是接生站長，一心一意想把工作幹好，就因為自己不識字心裏着急，這些我全都知道。

娘：那你咋就不能照顧照顧呢？還想把我的名摺去，多一個人不是一樣教嗎？

文：可是……

娘：（搶說）上級指示嘛！五十名；多一個也不行？真是一條道跑到黑！

文：我的好嬌子，不管你怎樣說我，就是罵我也好，我是不能拿上級的指示鬧着玩，沒經上級批准，隨便作主，這叫無組織無紀律呀！你老還是和大叔商量商量吧，實在不行再說。

娘：沒啥商量的，反正我的名算不能摺下去。（少停）拉倒吧，我說一千道一萬，你就是上級指示！五十名，有啥辦法？我不能叫你爲我們犯錯誤去！等老頭子回來，商量商量再說吧，不叫你難心就是了！

文：謝謝你，我的好嬌子，我走了。（下）

（文在幕後喊：「快商量呀，一會我來聽信兒」）

娘：（自語）真彆扭，人家報名，他也要報名。（思索）他也要報名，我咋不知道呢？（坐在

窗下穿辣椒。一會兒，從兜裏拿出了小本，邊幹活邊唸着注音符號，唸了幾句又停下來）這
個唸啥了，「哥」？不對，「喝」？（抬頭想了一會，忽然地）哎呀！機器啥時候不響了，鳳
琴該回來吃飯了，他爸爸也該回來了。（立起，把本子揣在懷內，然後又把穿好的辣椒掛起來）

（鳳琴唱着「王大媽要和平」跑上）

琴：（高興地跳起來）媽媽，可好了！

娘：什麼可好了？

琴：脫穀機可好了，「哐哐」的像老牛叫喚似的，一會兒就打出那麼高一垛麥子。（往房上比）
媽，明個你也送我上拖拉機學校學習去，將來好給咱們集體農莊開拖拉機！

娘：噫，你好好學習吧，媽一定送你去。

琴：媽，開拖拉機，轟隆轟隆（作開的樣），當上勞動英雄，像梁軍似的，還能看見毛主席
哪！毛主席還能和我握手……（不自覺地拉住娘的手）

娘：（就勢拉住琴的手）你真是媽的好孩子。

琴：媽，咱們吃飯吧！

娘：等一會兒，你爸爸回來我想和他商量點事兒。

琴：我爸爸也快要回來了。

娘：鳳琴，你知道你爸爸要報名上速成識字班嗎？

琴：我爸爸？（想）對了，他問我拼音難不難，我說不難。還有那天下午，他跟我說：「鳳

琴，我考考你呀，看你能不能趕上我這個老頭。」我說：「你考吧！」他說：「哥倆一般高，一對彎彎腰。」媽，你說啥？這是注音符號裏的一個字母。

娘：我不知道。他不打哪聽來那麼一句呢！

琴：那不唸「哥」嗎！

娘：你爸爸還說啥了？

琴：他說：「好孩子，真不善！」媽，你問這個幹啥？

娘：你爸爸也要報名，文教委員叫我和你爸爸商量商量，我們倆先報一個人。

琴：那你就別報唄！

娘：那可不行！

琴：不行你有啥法！

娘：啥法也不能告訴你這個快嘴的小丫頭！

琴：（撒嬌地）哼，不嘛！（威嚇地）好，不告訴我拉倒，一會兒我爸爸回來，我就告訴他。

娘：（支吾地）告訴你！我們倆得好好核計核計！

（劉國富抗着木杈子，身上掛着不少麥稭。上）

劉：你們核計啥，算我一個吧！

琴：核計……媽，你說核計啥了？

娘：核計學文化的事兒。

琴：對了，核計上速成識字班的事兒。

娘：鳳琴問我，（有意給劉聽）咋不報名了，我說，這麼大歲數了，還學習啥！今天學倆字，明天忘一對的，人家這又是試點班，小組裏又爭模範又爭紅旗的。個人不服老也不行，人家還不願意收呢，我可不能老不知道好歹，給人家當絆腳石去，以後在家跟別人學習還不是一樣！

琴：媽，你剛才不是……

娘：（搶說）是呀，剛才你要不提，我就想不跟你爸爸核計了，這回你一提起頭，我就得看你爸爸是啥意見了！（看劉向琴示意）

琴：（恍然大悟地）啊！是這麼回事兒呀，我明白了。爸爸你有啥意見請發表吧！

（劉深思不語，娘與琴注視劉，少靜場）

琴：（明白地）對呀！怪不得不得發言，這也不像開會的樣子呀，還沒有主席掌握會場呢。現在我宣佈：劉鳳琴爲會場主席，我媽是主席團，沒有意見就鼓掌吧！（自己鼓掌，見娘沒

鼓：媽！（小聲地，然後用目示意，娘隨之鼓掌）

劉：誰擁護你了？你自拉自唱的！

琴：我個人擁護個人了，我媽也擁護了，是不是？

娘：是！

琴：好，多數通過了。現在請生產組長，我爸爸發言。歡迎，歡迎！（鼓掌）

劉：你這個主席也不够格呀，連開會的規矩都不懂，跟我學，學完了再當主席吧！你得說：第一，宣佈開會；第二，唱歌；第三，主席報告開會意義；第四……

琴：（假生氣）幹啥呢？我爸爸擾亂會場，人家不當了！（轉身要走）

劉：（拉住琴）回來，回來！主席哪能帶頭生氣呢！意見不對請參考嘛，你也得虛心點兒哪！行了，這回隨你便掌握吧。下條該怎麼的了？

琴：（笑）該你發言了。

劉：誰不願意收呀？老？人老心不老。（向琴）沒聽見你們王老師唱的歌嗎！（有力的唸）

「革命人永遠是年青」呀！我還一百八十分的不服勁呢，不信咱們就比比試，老？老幹部革命經驗多！

娘：咱可沒你那個老來少的心。你個人死要乾巴強，到時候把人家影響的得不着紅旗，當不上

模範，成了大夥的累贅，還影響了試點班，這是何苦呢。個人也不衡量衡量，硬充好漢子呀？當不了丟人，我可不那麼幹！

劉：（順水推舟）是呀，你是有點不頂硬了。你今年都快五十了，眼看連豆腐都咬不動了，眼睛也上不去，看字還不得放大鏡外邊套花鏡呀！腦筋也有點糊塗了，丟東忘西的，這若是硬頂硬學習起來，可不是個容易事兒呀。人家這又是試點班，別再因為你一個人，把試點班給影響了，我看你願意學習，以後慢慢再學習也不晚。

琴：你呢？

劉：我和你媽可就不用了！

琴：那塊兒不同？你給指出來！

劉：我比你媽倒是大兩歲，可我耳不聾眼不花呀，鋼條也能咬出它兩牙印兒。論記性，你就說在互助組那時候吧，評工記帳，你缺我的，我欠他的，抹零去捨，記個半月二十天的，完了和帳碼一對，分毫不帶差的。唉！婦女到底是婦女呀！

琴：你咋把個人說的那麼好呢？我看你這是封建思想還沒退，輕視婦女。還老幹部呢，還不如我們的班主席呢！他還幫助我們幹活，幫助我們學習呢，跟女同學可好了！

娘：真是的，你把我說的也沒個人樣了，把個人說的那麼美；我哪回連豆腐都沒咬動叫你看見

了？個人沒拿塊鏡子照照，牙都兜不住風了，鬍子能紮成小辮兒，你比我強？擡擡着吧！真是有點兒輕視婦女，這可不行，咱倆得好好分個黑白。

琴：爸爸思想封建，輕視婦女，得開個會，好好改造改造！

劉：哎呀，糟了，糟了！這下可撞到馬蜂窩上了，都釘上來了。你們還容我表下文不？

琴：說吧！

劉：我是說，我的體格雖然比你媽強點兒，可人老不講筋骨爲能，我也不打算報名，你媽就也不該報名。一樣一樣。

琴：你不報名呀？

劉：講一樣嘛，不報名也行了，把輕視婦女罪名給我取消吧！

琴：不行，還得看你咋做。

劉：喂呀，還要叫「真章」哪？那就走着瞧吧！這會場沒有我說話的必要了，我得退場。（欲下，又回頭對琴）小丫頭，你等着吧，看看誰比誰強！（下）

琴：那可不行，看看誰比誰強！（琴看劉走遠大笑）哈哈！這回你可上當了……娘：我看你爸爸說的不像真心話，別再上了他的當。

琴：媽，你報上名我爸爸若不同意呢？

娘：他不同意也不好使，我也不是幹壞事兒去。鳳琴，你看會兒屋，我找文教委員去，省這老

頭一會變卦。（下）

琴：噫。（邊唱邊走進屋去。少停，文教委員上）

文：大嬸，怎麼樣啦？就等你們決定！

琴：你來了，我媽找你去了，沒看見？

文：沒看見哪！你爸爸和你媽，到底誰報名？

琴：我媽報名，我爸爸不學了。我去找我媽去。（跑下）

文：（向琴喊）我可寫上啦！

琴：（在內）寫上吧！

（劉急上）

劉：寫上吧！

文：你沒意見？

劉：不是我的名嗎？沒意見！

文：你？

劉：我咋的？

文：你不是不報名嗎？

劉：誰說的？

文：鳳琴。

劉：她說好使嗎？我怕人多報不上名，才早和你說！我又怕不牢靠，在道上我又和村長要求一回，他也答應了，不信村長回來你問問。誰知道，鬧了歸期你還沒給我報，弄到節骨眼上來磨牙，真是的！

文：誰叫你出門了，你不親自報名，我咋給你寫。大夥都爭着報名，那麼一整，老鄉該反映我有「私人感情」了！

劉：什麼私人感情？出門我也不是遊花逛景去了，我是給合作社拉脫穀機去了，也是爲公啊！真是的，你咋這麼能鑿死鋤子呢？得了，說別的都沒用了，快給我寫名吧！

文：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兒呀？把我都弄迷糊了。

劉：你迷糊啥呀？就這麼回事兒，你大嬸以後再學，這回我報名。寫吧，寫吧！

（文剛要拿本寫，娘與琴上）

娘：等一會兒，商量商量再寫。

琴：（對劉）你不說你不報名嗎？

劉：那是你媽說的。

琴：你咋要賴呢？

文：看看，出問題了；行了，這回你們就當面釘是釘，鐫是鐫的談判談判吧，快點吧，時間不多了，一會兒就要開會了！

娘：老頭子，這回咱倆打開窗戶說亮話，我是非報名不可！

琴：我媽都報上名了，你還不講先來後到嗎？

劉：講吧，我是先來，你媽是後到，（從懷中拿出個小本）字母我都會不少了。（唸注音符號）

娘：（不耐煩地）我不跟你比那個！

劉：不比更好，那就把我名寫上吧！

娘：先別寫。你知道我多着急，沒文化多上火。過去我是老娘婆，一給人家撿孩子就得揭炕席，啥新知識也不明白。現在政府叫我到縣裏、省裏學習。我學了很多新知識，又叫我當接生站長，你說這責任多重呵！可是，我現在連藥針都打不好，也不會聽病，我不學習文化哪能行呵？我恨不得一下把這些都學會！

劉：你總想一鍬挖個井；冰凍三尺，不是一日之寒，你不得慢慢來嘛！

娘：太陽多咱不是出在東邊落在西邊呀，我快活到五十歲了，它一時一刻也沒等過我，我不能

慢慢的。

琴：爸爸，你咋不慢慢的呢？再慢慢地就八十歲了！

劉：鬧了半天還是怕老哇，八十也不晚哪！

娘：我沒說過我老，我還正在年青呢，我還要過共產主義社會呢！怕老？怕老我就不這麼往前奔求了。爲啥我要學文化，不是光爲了我個人，你咋不好好想想呢！

琴：你咋不好好想想呢！太自私了，光顧自己。

文：我大媽說的這都是實在話，我看大叔你……

劉：我，我也不含乎。你知道我是幹啥的？

文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生產組長！

劉：你們看，今個打麥子使用的那是什麼？

琴：脫穀機唄！誰還不知道？

劉：小丫頭，那叫機器，機器可不同石頭碾子了，那可不是套包子，夾板子了。皮帶、輪子加螺絲……我說孩子，你爸爸可沒經着過這個，再不學習，你爸爸就要落後了，落後這個滋味可不好受呀！五年計劃都訂出來了，五年，（數）一二三四五——多快呀！到那時候，咱們的生產合作社就變成集體農莊了；我若不學習，不進步，別說生產組長呀，當莊員的

資格也不够了，人家罵我老落後，我可不幹哪！

琴：都有理，都有理！（向文）咋辦哪？真急人。

文：你說咋辦？

琴：我說？我說倆人都上學……

文：就缺一名嘛！

琴：一人學一天！（娘與劉偷笑）

文：那哪行呢！

琴：再不抓鬮（唸咒）。

娘：（同時）不抓！

琴：你看還不行，若不咋辦？

文：你說咋辦？

琴：我問你！

文：我問誰？（琴瞪文一眼跑下）

劉：我說老太太同志……

娘：你別管我叫老太太，我不老。